



文·圖——Semenuq Pajilumag 余明旂
 (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文物維護員)
 牡丹社事件紀念公園
 Memorial Park of Mudan (Sinvaudjan) Incident

排灣族 ▼ 牡丹社事件紀念公園

沿著 台9線在台東縣達仁鄉的壽卡轉入屏東縣199縣道，再順著路轉西約行4公里即可到達牡丹村，經過牡丹村後直行即來到此行的目的地「牡丹社事件紀念公園」。「牡丹社事件」戰役發生的地點，則是此南下500公尺左右的「石門古戰場」。

族人的歷史宿命

在17世紀甚至更早的年代，這裡是排灣族的傳統領域範圍，居住此地的是南排灣 Paljilauljilau 群，排灣族人在此採行游耕及狩獵的產食方式，並在頭目、宗族和階級的3種社會制度下，遵守祖先們傳下來的文化慣習及規範生活。1871年，琉球進貢船航行中因遭遇暴風雨襲擊，擱淺在台灣東南海岸，而引發一連串的國際事件，南排灣族人因為地理環境與歷史宿命，被推上世界舞台，史稱「牡丹社事件」。

族群的首次相遇

台灣東南部海域在17世紀時一直都是國際船隻往來頻繁的航道，而太平洋和巴士海峽交界的地帶，更常因多變的自然因素，而容易發生海難事件。

1867年，美國商船羅發號 (Rover) 就因為強風吹襲而擱淺，船員在登陸後遭受龜子角社 (Kularu) 的排灣族人殺害，美國在武力討伐失利後，為確保往來船員安全與利益，西方各國以李仙得 (C.W. Le Gendre) 為代表，與瑯嶠十八社總頭目卓杞篤 (Tauketok) 訂下了「南岬之盟」。



歷史故事牆。



牡丹社事件紀念公園。

1871年，琉球進貢船航行中因遭遇暴風雨襲擊，擱淺在台灣東南海岸，而引發一連串的國際事件，南排灣族人因為地理環境與歷史宿命，被推上世界舞台，史稱「牡丹社事件」。



誤解、衝突的發端

1871年，琉球宮古島的進貢船因受暴風影響在八瑤灣海岸擱淺，66名琉球人登陸，誤入高士佛社的領地，並因飢餓而採食當地農作物，之後還進了部落。高士佛社的部落頭目因遵守盟約，命族人烹煮食物供給琉球人食用並打算收留他們過夜，但琉球人因為對排灣習俗的誤解，又加上語言無法溝通，於是心生猜疑，決定徹夜離開部落。

66名琉球成年男子進入部落，對於當時只有200餘人的高士佛社來說，已造成部落極大壓力與威脅，又突然離開不知去向，高士佛社人便提高警覺，派出勇士追蹤琉球人的去處，並連繫牡丹社人協助支援以共同防禦。

琉球人跑到雙溪口，遇到漢族商人鄧天保，遂請求協助。高士佛社人隨後趕到，要求琉球人說明前來之意圖，然因雙方言語無法溝通，彼此互不信任而生敵意，以至於產生了武力對決，混亂衝突中54名琉球人遭殺害，在

保力庄人楊友旺居中協調後，才將剩餘12人護送前往台灣府（台南）經福州返回琉球。

在100多年前的時空背景下，雙方因語言及文化的差異，無法溝通與理解而造成遺憾情事，史稱「琉球漂民事件」，這件事即成為之後日本出兵侵台的導火線。

日本出兵征台

此時，李仙得向日本提出「台灣番地無主論」的說法，建議日本出征台灣，除可佔領台灣做為殖民地，也可進一步確立琉球之主權。當日本與中國交涉，獲得大清帝國官員「政教不及，化外之民」的答覆後，征台軍都督西鄉從道不理會英美列強干涉及日本政府的禁令，悍然出兵展開攻擊台灣之軍事行動，史稱「西鄉暴走」。然而，日本政府終究是以西鄉從道的軍事「先行」和事後政治上的「追認」，貫徹了日本政府既定的「征台」方針。



2014年「牡丹社事件紀念公園」啓用，規劃有詳實考據的歷史故事牆、紀念碑、歷史步道及文化廣場等，採取有別於日人及漢人對的歷史觀點，是由排灣族人的觀點來詮釋事件始末，還原本族認為的真相，讓外界能更瞭解排灣族對此歷史事件的觀點。



石門古戰場浴血

1874年5月7日，日本遠征軍「高砂丸」及「有功丸」兩船初抵社寮，上岸駐紮後隨即安撫當地居民，並與瑯嶠十八社中的十六社達成協議，要求不可協助牡丹社及高士佛社。而牡丹社及高士佛社，獲知日本要來攻擊部落之後，即著手準備對抗；日軍以龜山為本營，派兵打探消息。5月18日，原住民族首先襲擊敵首日軍伍長，這是雙方第一次的接觸。5月22日，日軍展開攻擊行動，牡丹社人據石門天險（Macacukes）抵禦日軍，部落勇士奮勇抵抗，不畏危險攀附在山壁上，槍戰持續1小時有餘，戰事劇烈，雙方互有傷亡，牡丹社頭目Aruqu及其子在這場戰役中身亡，史稱「石門之役」。

6月1日，日軍發動北路（楓港）、中路（石門）及南路（竹社）三路總攻擊，動員兵力達1300餘人，進擊牡丹社與高士佛社，2日後終於攻入牡丹社。面對日軍人數及武器上的優勢，原住民族離開部落遁入山林中。牡丹社和高士佛社仍秉持保衛家園的精神，繼續利用山林做為掩護，對優勢人數及精良武器的日軍進行迂迴游擊戰，不定時、不定點的突襲，造成日軍很大的傷亡。在戰爭後期時，許多軍人除生病外，還遭遇幾次大雨與強烈落山風，惡劣的氣候與環境，這些都屢屢對日軍的身心進行嚴厲的考驗。

雙方談判與議和

戰事持續一段時間後，日軍擔心情勢不利己，於是積極派瑯嶠十八社大頭目潘文杰和其他部落有力人士遊說並轉達停戰之意，希望與牡丹社及高士佛社進行會談，解除敵對狀態，以避免產生更大的傷害。在調停人的建議下，雙方同意停止攻擊行動，取得和平協議。對於排灣族來說，停戰協議並非歸順或投降，而是



愛與和平紀念碑。



石門古戰場牌樓。

與日本以對等的地位談判。7月1日，牡丹社新任頭目Kuliu和高士佛社頭目，在保力庄和西鄉從道會面商談停戰事宜，同意結束與日軍敵對的狀況。

對於排灣族而言，與入侵的日軍對抗，這不只是一場保衛家園的戰役，族人也明瞭了敵人比以前來得強大，即便是石門這樣的天險，也無法再像從前一樣屏障部落，族人也不得不被捲入世界歷史的洪流之中了。

事件影響與變化

牡丹社事件後，對於族人來說，在物資缺乏的狀況下，重建被焚毀的部落，是漫長而辛苦的道路；而牡丹社痛失頭目，面臨了部落權力更迭，外來勢力也因此長驅直入。

大清帝國也開始意識到台灣的戰略重要性，方認真經營並展開各項建設。1885年清國於台灣正式建省，但於甲午戰爭中敗北，而與日本於1895年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成為台灣近代史的轉捩點。

日本藉「征台」減緩國內的政治壓力，於事件發生5年後，順利地併吞琉球王國並設立沖繩縣，因此次軍事行動的成功，成為日本之後征韓、侵中，甚至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濫觴，

由「牡丹社事件」更可知曉，其對於20世紀的世界史之影響甚鉅。

建園意義與現況

2010年，屏東縣牡丹鄉公所向交通部觀光局申請經費，整建面積達12公頃的「牡丹社事件紀念公園」，於2014年5月25日牡丹社事件

140週年之際正式啟用。紀念公園規劃有詳實考據的歷史故事牆、紀念碑、歷史步道及文化廣場等；公園除了重現歷史外，並具遊憩功能。而對於歷史故事牆的事件說明，也採取有別於日人及漢人的歷史觀點，是由排灣族的觀點來詮釋事件始末，還原本族認為的真相，讓外界能更瞭解排灣族對此歷史事件的觀點。

造訪此地具有歷史意義的「歷史文化地景」，原住民族的歷史應該被更多人瞭解，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所發生的事情，不能用現在的價值觀去判斷，歷史真相不可抹滅，歷史仇恨不應再被撩撥；我輩最重要的應是從歷史事件中學習，以及如何用宏觀角度來教育後人看待這段歷史。◆



**Semuenuq
Paljaljumaq 余明旂**

排灣族，台東縣大武鄉大竹村工作地部落人，1964年生。現就讀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班。現任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文物維護員。主要研究興趣為排灣族巫文化，以及卑南族、排灣族之織布研究。對原住民族文化及文物維護、典藏具濃厚興趣，以保存原住民族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為職志。